



端午青绿

小雅

农历五月,山水都碰触了眼,漫山遍野的青绿在风中招摇。儿时的端午,那遥远的山村记忆,岁岁年年,点点滴滴,也缠绕着青绿。青青艾草、碧绿粽叶是记忆里端午最清亮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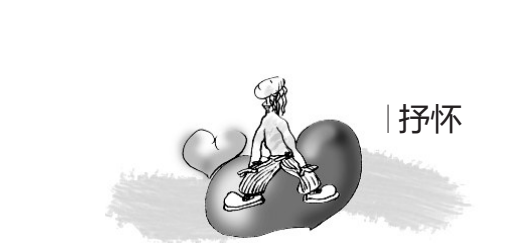
记得那时的端午节,是祖父祖母相当重视的大节,过节“五子”必须齐全;包子、粽子、蒜子、鸡子(鸡蛋)、果子(艾米果)。包子、鸡蛋、蒜子都是农家平常物。艾果和粽子是端午才有的,我不爱吃面食,所以糯米做的粽子、面粉和成的团子,都不是我的菜。我不热衷粽子,可我喜欢看祖母包粽子,也喜欢看着老屋厅堂上挂满一串串粽子,像画里的丰收时节。端午节前两天,祖母就准备好了粽叶,这粽叶像放大版的青竹叶子,鲜亮碧绿的青竹叶子,浸在井水里特别好看,一片一片叠在一起,水清叶翠,让人赏心悦目。拎起一片竹叶,看着透明的水滴沿着叶脉滴下来,不禁就会想起“竹露滴清响”的清雅诗句。

祖母把新出的糯米浸泡了,每颗米都胀鼓鼓的,放了明碱搅拌。包粽子是个技术活,每一片叶子先擦拭干净了,再把粽叶子旋成漏斗样子,装上搅拌好的糯米,然后放红豆或者豆沙等,再用细麻绳绑紧,松紧要适度,绑好的粽子看起来像是被五花大绑了,十几个拴在一起,等上锅蒸熟了,悬挂在厅堂上,通风通气,半个月都不坏。祖母手巧,她嫌弃别人包的粽子,她的要求高,每个粽子得匀称,上头方,下头尖,祖母包的粽子都是苗条秀气型的,不像其他人家的,敦敦的、过于饱满。端午早上,祖母剪了十几只上锅蒸热了,在碗里盛了白砂糖,索粽必须蘸糖才好吃。剥开粽叶,清香扑鼻,其实我只想闻着就够了。我爱吃糖,挑了一个最小个的粽子,沾满了厚厚的白糖,咬一口,全是甜味。当然,还有粽香味,粽子相当Q弹,有嚼劲。粽子耐饱,吃两个我就腻味了。

端午那天,家里大门两边挂上了两簇艾草,每个房间的门楣上也挂一簇,艾草是祖父一大早去山上采来的,这艾草长得忒结实葱葱绿,味道浓重,屋前屋后都是艾草味道,据说这味道可祛病驱邪。勤快的祖父老早就把院子打扫干净,把落叶杂草还有旧岁的干艾草堆在一起,烧起了火堆,熏得满院子的青草味道。砖瓦房容易潮湿,熏上了艾草味的庭院,显得干净卫生。

那些轻轻浅浅的记忆里的味道,有一道必定是艾草香味。我不吃团子,但我喜欢吃艾米果,青绿色的艾米果是我端午节的最爱。五月的田野里,艾草遍地,随处可采摘,大人们采来了艾草,拿去捣烂成酱,和米粉一起搅和,揉成团子或丸子。淡绿色的丸子一个个放在蒸笼里,熟了之后,翠绿软糯。每一年端午,祖母都做一箩筐,捎给外地工作的儿子们,也给城里的亲戚朋友们留着来取。带着青草味的艾草团子是许多人青睐的美食,看来,对大自然的向往不止是眼睛的喜好,味蕾也有此中意。

青草味的乡村,那是遥远的儿时记忆,那些记忆里的人也已经与青草为伴了,长眠于青山之下。而那些青绿,一直扎根在我的生命里。



端午一个飘香的日子

蔡安阳

粽子香,香厨房;艾草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是一首年代久远的歌谣。农历五月初五,一个从远古走来、飘散着浓烈香味的节日——端午,正一步一步地走近我们,勾起人们对初夏这个节日的温馨记忆。

端午,是一个飘香的节日,这沁人心脾的香味,飘自粽叶的清香、粽子的浓香。当初夏的树梢响起知了的第一声歌唱时,溪边地头的粽叶便开始吐翠滴绿了,那宽大的吸足天地精华的粽叶,舒展着碧绿纤长的身姿,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它等待了一个漫长的季节,便要与端午这个节日融合了。其实,端午前人们最先闻到的,就是粽叶的味道。当这种野生粽叶将糯米紧紧包裹其中时,经过文火的焖煮,粽叶的清香与糯米的香味就揉合在一起了。粽叶一剥开,一股浓浓的、醇醇的香味,便扑鼻而来。而当这些蘸满亲情的清香满屋弥漫时,节日的味道便浓郁起来了,思念之情也如同粽子的浓香,连绵而悠长……

端午,是一个飘香的节日。这飘荡在端午的天空的香味,源于艾草的幽香,菖蒲的芳香。“三月生,四月长,五月节,艾上房,男女老少采艾忙”,儿时的歌谣至今难以忘怀,它伴随着一路花香一路笑语而溢满心扉。摇曳在五月的艾草和菖蒲,青嫩碧绿幽香弥散,亭亭玉立芳香馥郁。人们踩着节日的露水出门,在池塘边割下葱绿的菖蒲,在山坡间采来葳蕤的艾草,然后分插在每个窗户和门檐上,那些沾着露珠的艾草和菖蒲,立时就鲜活了家家户户的庭院,满室满院飘散着的青草芳香,伴着节日浓浓的香气在空气中漫散开来。因了蒲艾这种吉祥物象,它们缕缕的清香增添了节日的魅力,也成为端午一道亘古不变的风景……

端午,是一个飘香的节日。这暖和田田的阵阵馨香,是菖蒲酒飘散出来,雄黄酒喷涌出来,草药浴蒸发出来的。当挺拔的菖蒲在端午的熏风里摇曳时,浸一坛菖蒲酒,那金黄翠绿的琼液,气味芳香,喝下的是醇厚的甘甜,回味时是绵长芬芳;当端午的气息轻抚着脸颊时,泡一碗雄黄酒,涂抹在孩子身上,那是对平安的祈盼,再染一把五彩丝线,系在儿女的手腕上,那是对吉祥的期望;当端午的阳光灿烂起晴空时,煎一桶清香袅袅的药草汤,躺在木盆里,在热气腾腾中,让深褐色的水漫过肌肤,周身便沉浸在一片暖意里,那就是屈原所歌的“浴兰汤兮沐芳”,那就是暖暖的香味,暖暖的岁月,暖暖的记忆……

端午,是一首久唱不衰的歌谣,是一幅绵长久远的馨香。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就如同一幅绵延不断的锦缎,端午,就是绣在这锦缎上面一枝美丽芳香的花朵。这芳香,是粽叶包裹着的米香,是窗户散发出的草香,是岁月包裹着母爱的香。这些沉淀着千年往事的习俗,漫过了亘古岁月,让人沉醉在天地的清香气里。



访济阳楼

傅志雄

蔡其桥是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绕不过的人物。2004年秋天,蔡其桥诗歌研讨会在泉州召开,主会场设在泉州师范学院。谢冕、邵燕祥、牛汉、孙绍振、舒婷等著名作家、学者出席,他们高度评价了蔡其桥对中国新诗创作的独特贡献。我参与接待工作,并组织了一批大学生文学爱好者向蔡其桥等嘉宾提问。我终于有机会见到蔡其桥先生,因此有了几面之缘。当年的蔡先生虽然80多岁了,但是精神矍铄,发言铿锵有力,没想到两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很早就知道蔡其桥籍贯在晋江,他的故居已被作为纪念馆。好几年了,我一直想去参访蔡先生的故居。蔡先生的故居济阳楼其实并不遥远,就在泉州市区附近的紫帽山下。这天,在朋友的陪同下,我来到晋江市紫帽镇园坂村的济阳楼。这个村子和我的家乡南安霞美距离很近,大概10公里。村里和我老家一样,一色的闽南传统民居,因此感觉特别熟悉和亲切。村子里仍然保留了一些红砖古厝,这是闽南乡村传统建筑的遗存,可惜不少已经破旧不堪了,被挤压在一幢幢高耸的钢筋水泥建成的建筑之间。然而,这些历经百年风雨的红砖依旧鲜艳无比,在夕阳里熠熠生辉。只是,蔡其桥故居济阳楼却是不一样风格的建筑。这座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房子,完全是中西合璧的风格,除了花岗岩,还用了不少钢筋水泥,这些材料当年竟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大门的对联和上方写的“荡涛流芳”牌匾,使这幢建筑具有显著的闽南印迹。房子是蔡其桥先生父辈建造的,蔡先生生前经常回到济阳楼居住,退休后很多时间也都生活在这里,屋子周边遍布的各种花草树木便是这位诗人亲手种植和留下的。济阳楼一楼现在被辟为蔡其桥诗歌馆展厅,蔡先生的侄儿蔡荣生带着我们参观了济阳楼,并做了认真的讲解。

走近蔡其桥,阅读蔡其桥,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一生对革命、对生活、对爱情、对人民、对大自然充满热烈的爱的蔡其桥,他既是现实主义诗人,又是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爱既有大爱也有小爱,至真至深,俞老弥坚。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评论家谢冕曾写道:“蔡其桥先生以他的创作说明什么是人间历史上最强大、最恒久的力量,这就是对正义和公理的热爱、对人类和自然万物的悲悯和同情、对美的尊重与倾心、对理想的永不疲倦的追求。”

著名诗人公木评价说:“蔡其桥关注着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亡,热爱人民大众,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生死以之,苦乐由之。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诗人。”

紫帽山是我小时候憧憬的远方的一座大山,它像一方壮观宽厚的绿色屏风,立在我家门前。每年的四月,山脚会有一片一片的梨花开得很美。站在我家屋顶上,能够远远看见那一片片盛开的洁白的梨花。上中学的时候,我还因此写了一首题为《山梨花》的诗歌,发表在《东方少年》杂志上。原来,山的另一侧就是诗人蔡其桥的故乡。当我看到一张蔡先生和诗友在故居后山的合影,旁边就有几棵盛开的梨花树,我想,小时候看见的那片梨花树,也许一直延伸到蔡先生的家乡吧!

离开济阳楼时,蔡荣生送了不少关于蔡其桥研究的书籍给我们。捧着这一堆书籍,发现全国各地很多人在研究蔡其桥,经常有人撰文评论他。然而,对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家乡对他的宣传和研究也许远远不够,他似乎不被很多家乡人所熟知。泉州人,特别是晋江人,要以拥有蔡其桥而自豪。

告别济阳楼已近黄昏,夕阳映照下的济阳楼虽然并不巍峨壮丽,却因其特有的建筑风格和主人特殊的经历,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无论是在蔡其桥生前抑或是身后,都有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学者造访济阳楼,或是应当年蔡先生的邀请,或是对蔡先生的仰慕与追思而来。蔡其桥先生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然而,他那至性至情的形象却永远存活在广大读者心中!诗人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紫帽山坡的梨花又盛开了,是不是在深切怀念这位无比眷恋故乡、热爱故土一草一木的诗人?

故乡的炊烟

任剑锋

游子历经一路的辗转,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夕阳西下,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远远看到故乡的老房子炊烟袅袅,那如同老母亲种植在屋顶盼归的消息树。自己那颗漂泊的心突然有了一种归属感。泪流满面,感慨如同炊烟升起,一路无言。

在钢筋与水泥构筑而成的刚性城市漂泊了多年,其实,一直奋斗不息的目标,不过是为了这故乡老房子三餐升起炊烟吧!自己漂泊的每一个旅程,能有炊烟的升腾,就是我们的祈愿。因为,有了牵挂就会回家,有了炊烟就有希望!

炊烟是一条连绵不断的亲情之路。一头连着游离在城里的儿女奋斗不息的梦想,一头连着栖居在乡野的老母亲无尽的牵挂。

故乡的这条烟囱升腾的炊烟,是游子在茫茫漂泊旅途中永不熄灭的灯塔,即使在最艰辛的时刻,也魂牵梦萦,指引着回家的方向。

炊烟是游子和老母亲心中的祈福树。老母亲即使病倒了,也要点燃柴火,升起炊烟。因为她老人家深信:唯有点燃灶火,才是对灶神最大的虔诚。灶神会保佑游子艰辛的步履,那红红的火焰会烘干游子身上的汗水和泪水,并祈求在外平安顺利!

这一夜,老母亲点燃灶火,佝偻的身影又在游子的朦胧目光里忙碌个不停。用蔬菜和五谷做一桌原乡的菜肴,用思念和泪水酿一壶原乡的烧酒。那灶火特别的旺,浓浓的酒香和饭香随着炊烟飘荡着。

第二天早晨,游子在炊烟升腾后醒来,一夜无梦。炊烟轻轻抚慰着游子在外所受的创伤,放松紧绷得疲惫的神经,如同老母亲那爱怜的眼神。游子贪婪地呼吸着稻麦香的炊烟,这里再也不会闻到城里那一辆辆汽车排出的黑烟。

倏忽,又到了要返城谋生的日子。游子背起行囊,再猛吸一口这温馨的炊烟,它伴着游子远离故乡,飘扬在异乡的土壤,成为浓浓的乡愁……



姚雅丽

人生识字忧患始。自打迷上读书识字写作,我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好好的家被书一寸寸入侵、占据。别人酣然入梦,我却挑灯夜读,或为欠下的文字债而熬成熊猫眼。这是一个自动缴械投降的过程。书最早占领的阵地是家里两间卧室的壁柜,后来它们得寸进尺,沙发、餐桌、床头柜、梳妆台、钢琴上、储物间都有它们洋洋自得的踪影,最后连床边那一小块地盘也沦陷了。

不大不小的居所,举目皆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整个家都是书的家,也可以这样说,我的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可以称为书房。

生活中,我是个稀里糊涂的人,除了个人形象尚能收拾清楚,其余诸物,找不到是常态,尤其是我散漫放置的书。某一日,想起一本甚是珍爱的书,不知藏匿何处,顿时像只土拨鼠般在书堆里拱来拱去,仿佛跟一个顽童玩着捉迷藏。一番周折,香汗淋漓,依然不见其踪影。某一日,它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你面前,令你大喜过望,有失而复得的惊喜。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上网淘一些自己喜欢的书。人是健忘的动物,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但对于书,我却用情颇深,有了“新欢”也不忘“旧爱”。“新宠”大驾光临时,我不得不把床头柜上堆积如山的书进行一番乾坤大挪移。把旧书往下迁徙,或塞到壁橱的缝隙里,仿佛把过往的故事,或某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暂时搁浅。闲暇时重翻出来读,每每都有老友久别重逢的欢欣。

卧室里,灯光恰到好处,仿佛旧时的月光,可以抹去陈年的伤。有好些年,我屡屡陷入困境,心气高又底气不足的人往往会踩空,又不肯破帽遮颜过闹市,让周遭的人看到自己的窘迫,于是退避陋室,埋头故纸堆,在书中虚拟的悲欢离合里修复自己真真假假的悲伤。因为环室皆书,人生种种失意就显得不足挂齿了。

我囿于斗室,却因拥一室书而海阔天空。我在书的汪洋里漂泊、沉浮,和书中众生相纠缠不清,却在现实中人日渐疏离。在书中,我做着家财万贯,青春不老的美梦。虽然我的书房由卧室及其亲友团兼顾,



五月总要滚烫一番

李锦秋

抽出一节江水
一朵浪花醒来的瞬间
正好两三千百年
白色的骨头流向天际
佩兰之香,在鱼鳞上泛光

我的故乡,与水为邻的村庄
等阳光和风种满山坡的竹叶间
细长的纹路笔直地抵达五月
在她的额前结一次果
如往年的顶礼
十指轻轻抚出记忆的模样
勾入颗粒和条块状的日子
封口、缠绕,在烟火中咀嚼
再次煮沸时间

寄端午

林美聪

她不懂一条汨罗江
曾经历过怎样的经历
也不知道《天问》的探索
和《离骚》的风骨

在她眼里就是一颗寻常的粽子
需要从深山里背回箬叶
再一张张地冲洗、清煮与曝晒
所有选用制作的五谷杂粮
都要经过生活的筛选

熟练的动作总能将夹杂在
柴米油盐中颗粒分明的思念
层层包裹,将所有的牵挂
都牢牢地系上——

这样,寄给远在他乡的我
就能完整地剥开
那一抹熟悉的味道

端午辞

王荣挺

一个傲岸的身影
一块同路的石子
一颗求索的头颅
屈子啊,汨罗江
一条永远流淌着诗歌的河流
一个朝代的寒
被另一个朝代的暖所取代

多想把自己扔在五月的渡口上
依偎江南的烟雨
往事如水,《离骚》的厚重
把苦涩泡淡,枯叶喊绿

角粽的味道
让我思乡的情绪
从眼底延伸到遥远
雄黄酒在飘香
艾草发出馨香
龙舟上悬挂的香囊在飘香
让我的呢喃编织成连绵不绝

是谁醉了汨罗江的哀怨
是谁包裹了角粽圆圆的爱恋
是谁在岸边哼唱招魂曲
是谁斟满无尽的忧愁在江中豪饮
端午辞,祭奠的不仅是屈原
还有一个民族的思念

驭宝马,驾香车
屈子的忠魂
缔结了文人士大夫的惆怅
也潮湿了历史的某些篇章
千古吟诵的《九歌》、《天问》
不厌其烦地播送着
战国风云变幻的喋血情节
千百只龙舟以气吞山河的气势
驰骋在江河湖海
此刻,汨罗江被一片艾叶
带进尘世的杯盏
好啜饮传世的清香

在端阳

蔡燕卿

俯下身去,五月的目光
灼热。投进汨罗江的一颗石子
溅起水花,波纹漾开
江水愈发清激
人们用船只劈开一条水路
像淬火路出的大道
有的人活着,是为了拥抱道义
飞蛾扑向火海,想来是这种心境

追逐。江上的喝彩、呐喊持续不断
旌旗猎猎,彩带绳结,锣鼓敞开心扉
龙舟追赶一身荣耀
如果,这些繁花盛景开放在吴越
楚辞、胥山是不是就不会盛满霜花

屈夫子舍下一身皮囊,与江水源源共存
皮革里,伍子胥藏尽一身铮铮铁骨
遗落天地间。糯米香裹着蓍叶
香飘千年,屈子、伍子伪装的真身
奔走在街头巷尾
在我的大海里
许多鱼就是他们的模样